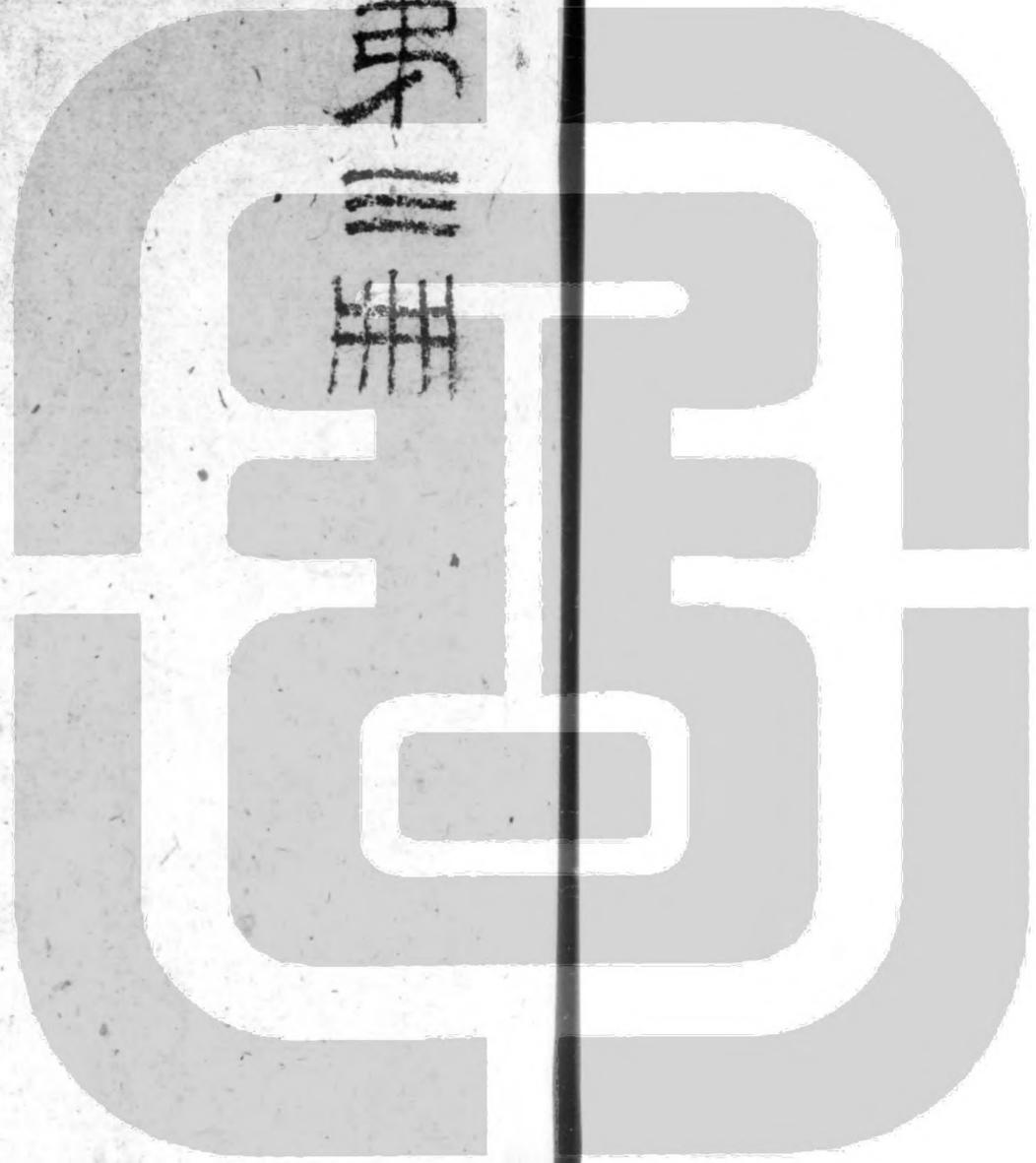




經訓
言
彌
敷

尚書三卷
下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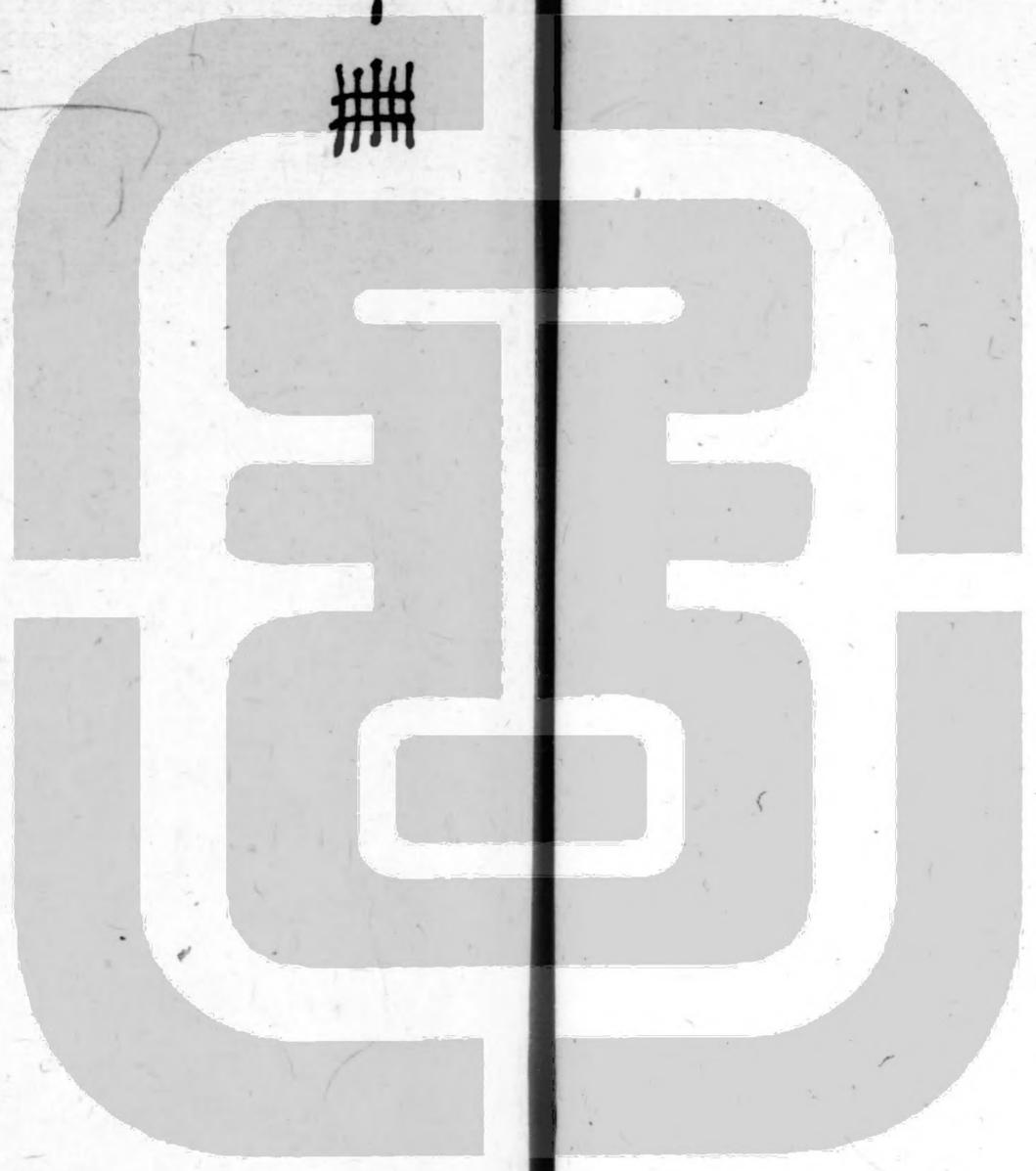
東
三
冊



羣經平議

尚書二卷

下
無



羣經平議卷五

俞氏匿書第一

尚書三

德清俞樾

王朝至于商郊牧野

牧誓

傳曰紂近郊三十里地名牧

正義曰繼牧言野明

是牧地而鄭元云郊外曰野將戰于郊故至于牧野而誓豈王行已至于郊乃復倒退適野誓訖而更進兵乎何不然之甚也

樾謹按此當以郊牧野三字連文爾雅釋地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此正釋尚書郊牧野

△△

說文一部索人象也從大索聲田書每以索為之

周官方相氏以索室毆疫即此索字之義牝鷄晨鳴必有妖孽當索室以毆除之故曰惟家之索武王以諸侯伐紂為天下除暴亂亦猶索室毆疫也故以為喻耳

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

櫛謹按隸釋載石經作厥遺任父母弟不迪段氏玉裁謂未知今文家說如何其實乃誤字也漢人隸書王壬二字往往無別武梁石室畫象秦王作秦壬又

魯峻碑陰王端王輔並王字可證也文七年穀

傳宋公田臣釋文曰田本或作田臣蓋亦隸體混淆

之故此經王字漢人書作壬字因又加人旁作任

蔡邕等正定六經文字而此等字未能正定固其

小疏或因經師舊讀學者其曉字雖作任讀仍為王

相習蓋無庸改易其舊耳田容懼好古之士不加

詳審或滋異說故具論之田母不迪田田田為由

漢書楊雄傳集注曰迪由也是迪與由聲近義通由

者用也故更認周本紀即作不用是史公讀迪為由

而以詁訓字易之也枚傳曰不接之以道迂矣

弗迅克奔以役西土

傳曰商眾能奔來降者不迎擊之如此則所以役我

西土之義

檇謹按經但言奔不言降經但言迅不言擊經但言

役西土不言役西土之義傳義非也史記周本集解紀弗迅作

不御集解引鄭注曰御彊御謂彊暴也克殺也不得

暴虐殺紂師之奔走者以為周之役也其說亦甚迂傳儀

曲甚為安說此經者皆先有成心以為聖人仁義之師宜

乎其言諷如然後相稱不知上文明言尚桓桓如虎

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四凶臣臣其下文又言勛哉

夫子爾所弗勛其于爾躬有戮則此文必是勉以殺

敵致果方合作誓之本旨不當如先儒所云也迅字

宜從史作禦廣雅釋詁禦止也字亦通作衙釋名釋

樂器曰衙止也弗御者弗止也軍旅有進無退故勉

以弗也克奔以役西土六字為句奔讀如奮詩行

葦篇毛傳奔釋之將釋文曰奔音奮是奔得讀如奮

也克奔以役西土者克奮發以從我西土之役也此

篇本為友邦冢君及從征庸蜀諸國而作故有以役

西土之語自尚桓桓以下至克奔以役西土文義本

一氣連屬欲其尚克如此也學者失其義因失其讀

則也昭十三年左傳貢獻無極猶言貢獻無有準則也上文曰貢之無藝服注曰藝極也杜注曰藝法制藝與極同義藝為法制則極亦法制矣周禮序官設官分職以為民極者民極者民之準則也猶云以為黔首則也國語越語無過天極天極者天之準則也猶云順帝之則也凡斯之類皆可證成其義

金曰從革

傳曰金可以改更 正義曰金可以從人改更

樹謹按枚傳不說從字之義史記集解引馬融曰金

之性從人而更正義即本馬注然其說殊未安木

之曲直亦是從人何獨於金言之乎從革猶言因革

也漢書外戚傳注曰從因也由也蓋從與由義同詩

南山篇衡從具畝釋文曰從因韓詩作由是也由之義

為因故從之義亦為因融金之性可因可革是謂從

聖謹安吳東發君經字
羊我亦以作工證以鍾鼎
銘司空常作工但不
能賜其說

革猶木之性可曲可直是謂曲直也

四曰司空

傳曰主空土以居民

樾謹按史記集解引馬融之說亦與枚同白虎通封

公侯篇曰司空主土不言土言空者空尚主之何況

於實此說殊為迂曲疑司空之空當讀為工以空為

工猶以功為工以紅為工也周官肆師職凡師不功

鄭注曰古者工與功同字漢書哀帝紀害女紅之物

如瀉曰紅亦工也是因及書工字可從力作功從系

作紅則亦可從穴作空矣蓋古人作字有省偏旁者

如以取為賢之類亦有加偏旁者如以割為害之類

試以尚書言之大誥篇殷小腆王肅曰腆主也則腆
即典字也呂刑篇明明裴常墨子作明明不帶則裴
即非字也然則空即工字復何疑乎冬官主百工之
事故謂之司工其職雖亡而小宰職曰冬官掌邦
事不曰司官掌邦事因則司空之為司工明矣工
與功通功者事也惟其司工故掌邦事也冬官亡而
以考工記補之未為無見王制曰司空執度地居
民四曰甸澤時四時置地園四國軍伍因此乃匠人
之事固亦冬官所屬且曰興事任力則仍是掌邦事
非掌邦土也後人不知空為工之段字遂有掌空土
之說而偽古文遂曰司空掌邦土則與掌邦事之文

不合其偽自見矣

而康而色

傳曰女當安女顏色以謙下人

樾謹按下而字訓女上而字不訓女此句承上文皇

則受之而言更則受之而皇則受之而康則受之而

又當和女之顏色以受之也康之義為安故亦為和

史記樂書正義曰康和也枚傳因皇則受之與上文

女則念之相對因念之下更無他文則受之下亦

不得圍著此四字乃以此四字屬下為義其所見殊泥

矣

是彝是訓

傳曰不失其常則人皆是順矣

樾謹按枚傳訓順字解訓字蓋本之史記不知因記

田下目于帝其訓因是訓是行兩訓字史作順至此

作是夷不作順也集解引馬注曰是大中之道而常

行之用是教訓天下田因國順田是馬本於此句亦

不作順也推馬以彝為常未如史公以夷夷陳也

是夷是訓者是陳列之是訓教之也此以君言也

文曰是訓是行者是順從之是奉行之也此以民言

也民宜順天故曰于帝其順民從君故曰以近天子

之光下兩訓字讀為訓順此一訓字讀如本字

史公分別最明枚混而一之誤矣

一曰正直

傳曰能正人之曲直

樾謹按經言正直不言正曲直傳義非也正直與剛

克柔克竝為三德義當一律正直者以正道相切直

也剛克柔克者以剛柔相克治也爾雅釋訓曰丁丁

嚶嚶相切直也郭注曰以喻朋友切磋相正此直字

之義也故其下曰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燮友柔克

沈潛剛克高明柔克言平康者以正道相切直而已

彊弗友者沈潛者宜以剛克之變友者高明者宜以柔克之也如傳義則不可通矣

曰克

傳曰兆相交錯

樾謹按兆相交錯何以謂之克正義引鄭注曰克者

如雨氣色相侵入史記集解鄭注曰克者如侵氣之色

相犯也兩文不同而皆從侵克取義然則何不段說良竟謂

之侵與雨霽圍圍雪才一律乎今按說文克部克肩也象

屋下刻木之形重文泉曰古文又圍又會又曰又曰又曰

夫克既訓肩何以又取象刻木於義不可解疑古文

〇〇〇

作泉者乃尚書洪範曰克之本也國為指軍國為會

下作水象其因之形也雨霽圍皆有所取象而泉

則無可取象故特著此字也曰雨曰霽曰圍曰會曰會

段他字以命之而特著此字也坤稟二字皆有五皆段他字

以命之而特製霽一字也泉字之義或解為侵克或

解為交錯皆各就其下之外為說刻木一義亦必尚書

家舊說也因泉字讀如克後人遂即以克字為之亦

猶稟曰止作與霽止作羽也許氏因以泉為克之古

文不特尚書曰克之義國不可知并克篆自說解亦

文不特尚書曰克之義國不可知并克篆自說解亦

失之矣說文卜部卦易卦之上體也從上每聲商書
曰貞曰卦然則曰克之克壁中古文作泉亦猶曰悔
之悔壁中古文作卦從占與從卜同也許氏惜未表
而出之耳

四曰攸好德

傳曰所好者德福之道正義曰鄭云民皆好
有德也王肅云言人君所好者道德為福洪範以人
君為主上之所為下必從之人君好德故民亦好德
事相通也
越謹按鄭王及枚氏之說皆讀好為好尚之好漢書

曰攸好德此今文家說以好德與惡對則好字讀如

美好之好其說似較古文為長曰攸好德蓋

有美好之德更為福也古字攸與修通史記秦始皇

始皇碑文修作攸是其證也攸好德即修好德人能

修飾其美德如孟子所謂能乎仁義不願人之膏

梁令聞廣譽施於身不願人之文繡是亦福也張表
碑曰令德攸字攸亦修之段字令德即好德也
疑今文家固以攸為修矣

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 金勝

傳曰大子之責謂疾不可救於天 正義曰責謂負

人物也大子之責於天言負天一大子

越謹按傳義不了正義說更迂曲矣又引鄭注曰丕

讀為不愛子孫曰子元孫遇疾若女不救是將有不

愛子孫之過為天所責欲使為之請命也此說視枚

為長而以上下文勢求之則亦未安今按是通作實

實通作實若爾三王實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

之身三句與實一氣連屬丕字史記作負禮記曲禮

諸諸疾疾病之名禮記曲禮篇正義引白虎通曰夫

病曰不豫言不復豫政也諸侯自負子民也言憂

民不復予之也是負承之義本為不子故此經作丕

丕丕與丕古通用也桓中與軍公羊傳何休解詁又

曰天子有疾稱不豫諸侯稱負茲古文以聲為主無

定字耳凡人有病 鄭注即引山自傳因證負茲 四病自 自謂 自

四病自頓煉 則須子孫扶持之周公事外如生仍

以人事言曰謂爾爾王若有病扶持之事必須子孫

任其 責則請以旦代某也下文曰乃元孫不若旦

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 可知此文 固固自固是事鬼

神之事矣三王生前皆未為天子故仍從諸侯之稱

故秦誓篇是能容之禮記大學篇作實能容之也

負子即負禮記曲禮

白虎通曰夫

諸諸疾疾病之名

禮記曲禮篇正義

引白虎通曰夫

之身三句與實一

氣連屬丕字史記

作負禮記曲禮

諸諸疾疾病之名

禮記曲禮篇正義

引白虎通曰夫

之身三句與實一

氣連屬丕字史記

作負禮記曲禮

人苟為美詞以冀動聽。自言而自食斯不然矣。下文
公曰體王其罔害。此決武王之不死也。又曰予小子
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此知己亦不死也。惟永終
是圖。當即書中之詞。其後武王既喪。周公相成王。成
文武之德。所謂永終是圖者。至此乃驗。大王王季文
王實段卜以命周公。而公知之也。故曰予小子新命
于三王。而其後告二公之言。亦曰我之弗辟。我無以
告我先王。正以受命先王故也。史記魯世家載周公
告大公望名公奭曰。大王王季文王三王之憂勞天
下久矣。於今而後成。此即周公受命三王。永終是圖

之意也。乃并是吉。史記作龜乃見書遇吉論衡卜筮篇

曰周武王不豫。周公卜三龜。公曰乃逢是吉。蓋今文

尚書并作逢。故史公以為遇吉。不知逢即併也。逢聲

之轉。与旁相近。史記龜策傳曰。策有誤。臣名曰趙梁

教為無道。勸為貪狼。繫湯夏臺。殺關龍逢。逢与梁狼

為韻。後世因誤有從羊從夆之別。廣韻三鍾收逢字

四江收逢字。其實則一聲之轉也。是故併之為逢。猶

竝之為傍也。列子黃帝篇竝流而承之。釋文曰竝音

傍。史記秦始皇紀竝河而東。集解引服虔漢書注曰

竝音傍。竝之為傍。併之為逢。皆聲之轉。文異而義實

之為

不異也史公易以遇字失之矣

公曰體

傳曰公視兆曰如此兆體王其無害言必愈所得也

樾謹按體字以一言為句乃發語之辭慶幸之意也

詩作履曰詩氓篇爾卜爾筮體無咎言釋文曰體韓

體亦曰體猶曰曰幸也

履自幸也體自曰幸也

履自曰履也

履自曰履也

履自曰履也

履自曰履也

履自曰履也

履自曰履也

履自曰履也

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

傳曰周公既告二公遂東征之二年之中罪人此得

樾謹按經言居東則非東征也上文我之弗辟

馬鄭以為避居東都此文罪人斯得亦曰當如履傳

說也詩鴟鴞篇正義引鄭注曰罪人周公之屬當盡

為所得謂之罪人史書成王意也此亦不然成王當

日容或以周公之黨為罪人及事既大白即成王亦

禮記玉藻篇君定體鄭注曰體兆所得

也引此文周公曰體為證然則鄭已不得其解枚龍衣

其說更無矣

誅管蔡明矣

知其無罪矣豈有史官於事後作史冊以傳信後世
而仍謂之罪人乎蔡傳曰二年之後王始知流言之
為管蔡此亦不然夫軍曲直必無_立行之理既知
管蔡流言則周公之忠誠乃必待風雷之變而後悔
之書而後_{悔而迎}周公之德乎罪人斯得之文即承周公
居東二年之後_是得_是為周公得之而非謂成王得
之_也固_也得_也固_也所謂得之者謂得流言之所自起也
上文曰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此自史臣事後
紀實之辭若當其時則但_聞公將不利於孺子之言播
滿國中其倡自何人傳自何地非獨成王與二公不

知雖周公亦不知也及居東二年乃始知造作流言
者實為管蔡故曰罪人斯得詩皇矣篇皇赫斯怒板
篇無獨斯畏鄭箋竝曰斯盡也其注此經曰盡為成
王所得則亦訓斯為盡罪人斯得者言盡得其主名
也墨子耕柱篇周公旦非關叔辭三公東處于商蓋
此周公避居之明證關叔即管叔商蓋即商奄皆古
文段借字也周公既至商奄與東人相習故能盡得
其狀而王與二公在則猶未之知也此當日之情事
故_於其避居東也可見周公之仁而於罪人之盡得
也可見周公之智

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大誥

傳曰安人且猶不能況其有能至知天命者乎

檇謹按漢書翟方進傳載王莽大誥作況其能往知

天命以格為往乃古訓因因也爾雅釋言格來也格訓來

亦訓往如亂為治故為今之例蓋物之既來謂之

格物未來而我往逆之亦謂之格因也通也

僖十五年左右傳宣二年傳狂狡輅鄭人杜注竝曰輅

迎也輅即格字因戰陳必用車故以從車之輅

字為之其實即格來之義所引申也莊子人閒世篇

釋文引崔云曰逆擊日詔此蓋合格格二字之義為

說逆者格之訓逆擊者格之訓詔與格格竝從各聲

其義得通故詔訓逆擊也格知天命猶曰逆知天

命用訓以易經文當云來知天命乃不日

而曰往者欲人易曉也枚傳云至知天命則仍是來

字之義泥于古訓不能變通正義曰其能至於知天

之大命則恐并失枚意矣

予不敢閉于天降威用因

傳曰天下威用謂誅惡也言我不敢閉絕天所下威用而不行將欲伐四國

樾謹按傳因傳因傳載因王莽大誥作予豈敢自比

於前人乎天降威明用帝用室遺我居攝寶龜是莽

讀此誥於予不敢閉絕句其作比者蓋今文家說於

義似短然其讀則是也上文云敷賁敷前人受命此

閉字正與兩敷字相應惟其故敷陳之

字莽誥所無陳故傳因因應因孫氏星衍讀于天

降威四字為句引釋詁粵于也為解然下文天降威

知我國有疵民不康因無于字酒誥曰天降威我民

用大亂喪德亦無于字疑此于字本在閉字之上予不敢于閉猶下文曰

因因增因自或因因字在閉字因因存字不取

因因傳寫誤倒之也因可知因用字屬下讀用甯王

三字如莽誥之義則當為天用甯我王室然甯王字

篇中屢見自當因鄭義為長君爽篇正義引鄭注曰

甯王文王也因是枚義即鄭義也用甯王遺我大寶龜

紹天明甲白用命曰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人

亦不靜此天自神明及甯王所遺之寶龜以告我也

因自即命自寶龜以命之也蔡傳以有大艱二語

為龜兆預告甚得其旨但以用字屬上讀則仍枚傳之失困因審固耳

天降威知我國有疵民不康曰予復反鄙我周邦

樾謹按王莽大誥曰天降威遺我寶龜固知我國有

咎災使民不安是天反覆右我漢國也據此則予復

反鄙我周邦七字當作一句蓋今文家讀如此於義

當殊勝當從之曰與上文即命曰同乃天段寶龜以

告也復反猶反復也語有倒順耳禮記月令篇命舟

牧覆舟五覆五反先言覆後言反與此正同蓋反復

復反義皆得通後人習聞反復跣聞復反故於此經

因反覆也書也復反猶反復也固易乾象傳曰

田乾乾反復道也木作反覆

故莽誥作右右之言助也受之斯助之矢足正其

言月令篇命舟牧覆舟五覆五反先言覆後反也

亦相近也

因因字因鳥因東因古因因因因因因因因因因

因予者設為天之言與詩予懷明德同自予將反復

因助我者蓋受之甘則必反復之詩我周邦與也

云云相屬當日以寶龜卜之其詞蓋曰有大艱于西

土西土人衣不靜予復反因我周邦三句皆卜詞也

周公述卜詞未畢而間以越茲蠢殷小腆誕敢紀其
 敘數語者見卜詞之有徵也於是將再述卜詞故又
 以天降威發之猶曰天降威用甯王遺我大寶龜紹
 天明也因其詞蘇故省之曰莽誥天降威下更有遺
 我寶龜四字此可證矣知我國有疵民不康者即括
 上文有大艱二語之意國有疵即所謂有大艱于西
 土也民不康即所謂西土人亦不靜也重言之則於
 文複矣故約其意如此見卜詞本相屬也下文曰朕
 卜并吉又曰予得吉卜蓋因卜詞有予復反置我周
 邦一語故云然天意如此所置則吉可知矣若止曰有大

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安知其吉與否乎

今蠢今翼日

傳曰今天下蠢動今之明日

越謹按今之明日義不可通疑今蠢今翼兩義相對
 翼本作翌衛包改作翼說詳段氏撰異說文虫部蠢
 蟲動也羽部翊飛貌翌即翊之變體蠢以蟲喻翊以

鳥喻字又變作雅文選吳都賦趨譚雅獬李注曰相

隨驅逐眾多貌因自因因因因因因因因因因因

因因因因因因因因因因因因因因因因因因因因

今蠢今翌則見曰監蠢動而淮夷從_{武庚}之雅獬眾多也日

字屬下為義文七年左傳日衛不睦襄二十六年傳

日其過此也昭七年傳日君以夫公孫段為能任其

事十六年傳日起請夫環竝與此日字同蓋左氏正

因尚書有此文法而循用之_耳日民獻有十夫子翼

言近日民之賢者有十夫來翼佐我也枚傳見因因

翌日連文適與金滕篇同遂讀今翌日為句誤矣

辭作輔也
曰立無明傳之說可知枚傳之誤

天棐忱辭其考我民

傳傳曰言我周家有大化誠辭為天所輔其成我民矣

越謹按下文曰越天棐忱康誥曰天畏棐忱君奭曰

若天棐忱竝于忱字絕句此亦當然自來以天棐忱

辭為句非也爾雅釋詁棐輔也故枚傳過棐母昏訓

然古字多段借不得概以本字釋之經凡言棐

忱者竝當讀為非古棐匪字通用漢書地理志錄禹

貢文凡貢匪之匪皆作棐然則段棐為非猶段匪為

非也呂刑明明棐常枚傳亦以為輔行常法然墨子

尚賢篇作明明不常則固讀棐為非矣君奭篇天難

諛漢書王莽傳引作天應棐忱此可見凡言棐忱者

猶言非忱也

辭字屬下讀辭

文亦必作嗣與嗣字之段字

敢不極卒甯王圖事而言嗣其考我民者

與彼天命不常嗣嗣王之後者具先成我民也高宗

彤日篇王司敬民史記作王嗣敬民此經云嗣其考

我民文義正圖作司者作嗣竝段字也莽誥作天輔

從宀而堂字從土不從也
後田所增傳田增堂構對言田
乎經文本極分明後人不達古制故失其解
固田田田田封土以為堂且不可又安責其構立屋

紹聞衣德言 康誥

傳曰繼其所聞服行其德言

樾謹按服行其德言謂之衣德言不辭甚矣衣疑衣字之誤乃古文旅字也書序曰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枚傳訓旅為陳旅德言即德言也言布陳其德言也

衣說作衣者往往有之周書武稱篇冬寒其衣服衣字亦當作表而讀為魯今誤作衣而又誤衍服字矣戴詛篇愚依人也依字亦當作表而讀為魯今誤作衣而又加人旁矣其說詳見周書周書與周書同出周初史臣之手故其字略同耳考也

無康好逸豫

傳曰無自安好逸豫寬身其乃治民

樾謹按經文豫字衍文也傳自安釋康字以逸豫釋逸字非經文有豫字也偽五子之歌曰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故枚傳遇逸字每以逸豫釋之酒誥不

敢自暇自逸傳曰不敢自寬暇自逸豫無逸篇君子

所其無逸傳曰歎美君子之道所在念德其無逸豫

又云乃逸先知稼穡之艱難傳曰乃為逸豫稼穡難曲農夫之艱難難事先知之乃謀又云乃逸乃諺傳曰

乃為逸豫豫遊戲乃叛諺不恭又云生則逸傳曰生

則逸豫無度又曰自無逸傳曰觀田逸田逸田傳

曰田田無觀田觀田逸豫田獵者多方篇有夏誕

厥逸傳曰有夏桀不畏天戒而大其逸豫又云爾乃

惟逸惟頗傳曰若爾乃為逸豫頗僻凡此之類皆以

逸豫釋經文豫字經文止言逸不言逸豫也此經豫

字即涉傳文而誤衍耳漢書武五子傳母桐好逸蓋
即引此經文爾雅釋田曰康田田康田田康田田為
田為雙聲與同音韻故古文尚書作康今文尚
書作桐也然則逸下有豫字有明證矣當據以訂正

自作不典

傳曰自為不常

樾謹按典當讀為腆儀禮士昏禮記辭無不腆燕禮

寡君有不腆之酒鄭注並曰腆善也自作不腆者自

作不善也古典與腆通用大誥殷小腆王肅曰腆主

也是肅讀腴為典也典主之典可作腴故腴善之腴
可作典矣多方篇爾乃自作不典義同

非終乃惟青災

樾謹按潛夫論述赦篇引作乃惟青哉當從之上文

云非青乃惟終青下無災字則此文空亦無災字也

哉災聲近因而致誤乃惟青哉與洛誥乃時惟不永哉文法正相近

哉誤傳自改為耳

適爾

樾謹按傳及正義均不解適字之義一切經音義六

華嚴經音義上並引三蒼曰適始也然則適爾者始

爾也正見其非終也

有敘時乃大明服

傳曰歎政教有次敘是乃治理大明則民服

樾謹按僖二十三年左傳周書有之曰乃大明服荀

子富國篇書曰乃大明服據左荀所引知時字當屬

上讀然有敘時三字文義難明上文曰越厥邦厥民

惟時敘下文曰乃女盡遜曰時敘疑此文亦當作有

時敘而誤倒之耳有時敘者有是次敘也有是次敘

則治理大明而民服矣

非女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非女封又曰劓刑人

無或劓刑人

樾謹按釋此經者皆以刑人殺人與劓刑人為對文
又曰二字遂不可解夫劓刑人即刑人也本非對舉
之辭當讀非女封刑人殺人為句無或刑人殺人非
女封言非女封手自刑人手自殺人也然凡刑人殺
人無非女封為政不可不慎也又曰劓刑人無或劓
刑人者必讀為有句通言人告女曰此人當劓
此人當則則有之矣然劓之則之仍由女封為政他
人無得而劓之則之也刑人如此殺人從可知也
以見重正申明無或刑人殺人非女封之意下文云

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不蔽要囚又亦當
讀為有言人有曰要囚女必服念至旬時然後不蔽
要囚也與又曰劓刑人無或劓刑人而又曰力一律

本作又曰劓刑人無或劓刑人王曰外事汝陳時
某司師茲殷罰有倫一本作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
至于旬時不蔽要囚王曰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彝文
既不同尊知誰是因並錄存之晉母書多有此制也

又按尚書每有又日之人多士篇又曰時予乃或言
爾攸居君奭篇又曰天不可信又曰無能往來多方
篇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與和諸稱又曰者皆未詳

何義其說君奭篇正義曰此經言又曰傳不明解鄭云人

又云則鄭以此又曰為周公稱人之言也王肅云重

言天不可信明已之留蓋畏其天命則肅意以周公

重言故稱又曰據此是又日之說義鄭王各異此篇又

曰要囚正義引顧氏云又曰者周公重言之則亦與

王肅同然古書並無以又日當重言者或引石鼓文

凡疊字作二為證然疊字作二可也重言作又日則

使人難曉古人必不如是苟簡也且尚書中孺子其

朋孺子其朋生則逸生則逸皆重言也並無作又日

者召誥篇我不敢知日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

知日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日

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日不其延惟不敬

厥德乃早墜厥命文誼繁複何不以又日二字省之

乎筴則王肅重言之說不可從也鄭以又日為人又

云則鄭讀又為有人又云者人有云也越謂康誥

兩又日皆當為有日正合鄭義矣

子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

傳傳曰於為人父不能字愛其子乃疾惡其子是不

慈於為人弟不念天之明道乃不能恭事其兄是不

恭

越謹按儀禮士冠禮宜之于假鄭注曰于猶為也聘禮記賄在聘于賄注曰于讀曰為蓋古于為同聲故得通用于父不能字厥子猶曰為父不能字厥子也于弟弗念天顯猶曰為弟弗念天顯也枚不知于即

作求

是為而訓于為於又增為字以成其誼失之矣
傳傳曰我是其惟殷先智王之德用安治民求等
正義曰為求而等之
越謹按傳意蓋讀求為述詩關雎傳曰述匹也故曰

為求等猶曰為述匹也爾雅釋訓惟述鞠也釋文曰述本求是其證矣正義曰求而等之未得傳意傳意

朝夕曰祀茲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 酒誥

傳傳曰朝夕勅之惟祭祀而用此酒不常飲惟天下

教命始令我民知酒者惟為祭祀

越謹按如枚傳之則祀茲酒即文飲惟祀也

乃已之段借字周易損初九已事遄往釋文曰已虞

作祀此段祀為已之證已止也已茲酒者止此酒也

文王誥之詞至明切矣。經文止言惟天降命，竝無教民作酒之說。且作酒大細事，不必言天命也。越謂惟天降命，卽承已茲酒而言，謂止酒非一人之私言，惟天降命也。蓋重其事，故託之天命。自肇我民，惟元祀言與我民更始，惟此元祀也。元祀者，文王之元年。上文曰肇國在西北，肇國者始建國之謂，故知是文王元年也。曰元祀者，猶用殷法也。蓋文王元年卽有此命，故云然矣。上祀字段爲已下祀字乃本字。古書一簡之中，同字異國，因往國有之。

亦因酒惟行

傳曰使民亂德亦無非以酒為行者

越謹按以酒為行文義不明，行當作衍字之誤也。淮南泰族篇不下廟堂而行四海，今本行誤作衍，是其例矣。衍讀為愆，昭二十一年左傳豐愆，釋文曰愆本或作衍，是愆與衍古字通。亦罔非酒惟行，正與下文亦罔非酒惟辜語意一律。

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

傳曰於所治眾國飲酒惟當因祭祀以德自將無令至醉

越謹按此祀字亦已之段字，與上文同。見俞祀茲酒，與古已。

以通用此當讀越庶國飲為句枚傳所謂於所治眾
國飲酒也惟已紐德將無醉為句已讀為以枚傳所謂
以惟當德自將無令至醉也因不知祀之為段字而誤以
本字說之遂於經旨大失矣

爾大克羞者惟君

傳曰女大能進老成人之道則為君矣

樾謹按傳義非也此與上文奔走事厥考厥長義同
者即老也君即長也因者君連文則不辭故加惟字

以成句自猶禹貢曰齒革羽毛惟本也下文曰又惟
殷之迪諸臣惟工與此正同臣惟工者臣與工也考
惟君者考與君也說文丑部羞進獻也爾大克羞者
惟君爾乃飲會醉飽言爾克進獻爾考與爾長爾乃
亦得以飲會醉飽也大乃語詞無實義朱氏彬經傳
攷證有釋大一篇詳言之尚書大字皆語詞與丕字誕字

同

一作稽中德

傳曰為考中正之德

樾謹按稽字從禾說文禾部禾木之曲頭止不能上

也故稽亦有止義說文稽部稽留止也凡從稽之字
如樟如檉俱有止義作稽中德者稽止也言爾克永
觀省則所作所止無不中德也中讀如從容中道之
中故傳以為考中正之德失之

我西土斐徂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

傳傳曰我文王在西土輔訓往日國君及治御事者

下民子孫皆庶幾能用上教

榘謹按輔訓往日文不成義斐當讀為非說見大誥

篇天斐忱矣徂往也荀子解蔽篇不慕往楊注曰往

古昔也然則我西土斐徂者言我肇國西土至今未

遠非古昔

也故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也

不克畏死辜在商國邑越殷國滅無罹

傳曰紂疾狠其心不能畏死言無忌憚紂聚罪人

在都邑而任之於殷國滅亡無憂懼

越謹按在商傳曰國邑即此文也則辜字當

屬上讀不克畏死辜者言其不克畏死罪也在國邑

越殷國滅無罹者爾雅釋詁曰在察也越與與同尚

書連及之詞每用越字大誥王若曰大誥猷爾多邦

越爾御事又曰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

皆其備也在商邑越殷國猶言在商邑與殷國

也商邑以紂所都言殷國蓋指通王畿千里之內

邑與殷國將滅亡而無憂此即不克畏死辜之證也

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誕惟民怨

傳曰紂不念發聞其德使祀見享升聞于天大行

淫虐惟為民所怨咨

越謹按登聞于天上著祀字殊為不辭自枚義亦迂曲

非經也祀乃已之段借字說見上文祀茲酒已

以古通用猶曰弗惟德馨香以登聞于天也又傳解

說見上文此皆於香字絕句

音

弗惟為不念蓋用爾雅釋詁惟思也之義然不念德馨香亦為不辭文選東京賦卜惟洛會薛綜注曰惟有也是惟可訓有弗惟德馨香猶言弗有德馨香也誕惟民怨猶言誕有民怨也蓋無德以間于天則所有者民之怨咨而已尚書中惟字可訓有者甚多皋陶諱時乃功惟敘言有敘也大誥卜陳惟若茲言有若茲也呂刑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言有官有反有內有貨有來也惟之訓有蓋古訓矣

王曰封

梓材

樾謹按梓材一篇並無誥康叔之文直以篇首一封字故不得不屬之康叔目三復之而有疑焉康誥之首有惟三月載生魄至乃洪大誥治四十八字此文於全篇無涉蔡氏集傳因用蘇氏之說移此文於洛誥之首然周公成勤乃洪大誥治與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文不相屬且既云周公成勤則篇中當有慰勞五服之語洛誥豈有是邪然則此四十八字在康誥在洛誥皆贅旒也竊疑當在梓材之首王曰封者涉康誥酒誥之文而誤衍封字也王曰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正合侯

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之文蓋因五服
之臣民咸在進其邦君而誥之故以此發端也篇中
文義雖不盡可解然曰庶邦享作兄弟方來又曰庶
邦丕享又曰和擇先後迷民皆與篇首四十八字相
應其曰姦宄殺人歷人宥又曰戕敗人宥蓋因四方
民大和會而播曠蕩之恩也若稽田若作室家若作
梓材三喻皆明營洛邑之不可已與大誥篇若考作
室兩喻文義相以皆誥眾之詞故多為譬喻以明之
因篇首衍封字遂誤以為誥康叔而篇中文義晦矣
楊子法言問神篇曰昔之說書者序以百而酒誥之

篇俄空焉今也夫酒誥見在而云俄空自來不得其
說按謂楊子明言昔之說書者序以百而酒誥俄空
則所謂今也者自是其序非謂其書若以書而言則
上文固云不備過半非止一篇之空矣今書序云成
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酒誥梓
材楊子之意蓋以酒誥當自有序不與康誥相屬百序曰庶康
誥曰酒誥自有序自有序曰故楊故母有俄空之歎
夫酒誥且不與康誥相屬則梓材更可知矣後人見
以康誥酒誥梓材同屬一序因疑梓材首四十八字
是總冒三篇之詞不得專屬梓材乃移而置之康誥

之首又以三篇同序謂梓材亦是誥康叔者遂于篇首加封字而其誤乃不可復原其所以致誤之由蓋始于今文家說正矣尚書大傳載伯禽

與康叔見周公三見而三答乃見商子而問焉商子

曰橋者父道也好者子道也此事亦見說苑建本篇

論衡讀告篇蓋古相傳有此事今文家見康誥酒誥

之後有梓材之篇遂據以為說史公於衛世家亦有

示可法則之文然梓材篇豈有此義誣邪故知梓材一

篇不屬康叔也

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暨茨若作梓材既勤樸斲

惟其塗丹臘

傳曰如人為室家已勤立垣墉惟其當塗暨茨蓋

之為政之術如梓人治材為器已勞力樸治斲削惟

其當塗以漆丹以朱而後成正義曰二文皆言數即

古塗字明其終而塗飾之其室言塗暨暨亦塗也不

是以物塗之茨謂蓋覆也器言塗丹臘塗丹皆飾物

之名謂塗丹以朱臘臘是采色之名青色者有朱色

者故鄭元引山海經云青丘之山多有青臘此經知

是朱者與丹連文故也

樾謹按傳義既不分明正義以塗暨為一事茨為一

事塗丹臘共為一事兩句義不一律兩塗字又異義

④
000

非經旨也。惟經文塗字據正義是數字此則可據以訂正。至以數為古塗字此順枚而義而言不足據也。

數古度字是說文丹部腹下引周書惟其敷

丹腹蓋壁中古文既敷為度孔安國因漢時數度通

用故以數字易之耳爾雅釋詁曰度謀也言既勤垣

墉則惟謀墜茨之事既勤樸斲則惟謀丹腹之事也

說文土部墜仰塗也艸部茨以茅葦蓋屋也是墜茨

為二事墜者以土塗之茨者以草蓋之也丹腹亦為

二事丹者朱色腹者青色也正說既引鄭注以腹

為青腹又因與丹連文輒斷為未失之矣

庶邦享伯兄弟方來

傳曰眾國朝享于王又親仁善鄰為兄弟之國萬

方皆來賓服

穢謹案枚以兄弟為句方來為句甚為不詞當以

兄弟方來五字為句伯者使也儀禮鄉飲酒禮

相為司正鄉射禮上耦射眾賓射燕禮及大射

儀小臣伯下大夫聘禮及公食大夫禮則公大夫

鄭注竝曰使也又周禮司士六軍之士注曰

使之也是有使也方之言竝也說文方部方併

船也方之本義為兩船相併故即訓併鄉射禮曰不
方足注曰方猶併也聘禮注曰今文竝皆為併是併
竝同字方訓併即訓竝故微子篇小民方興宋世家
作竝興也作兄弟方來者使兄弟竝來也言使
兄弟之國竝來朝享也

羣經平議卷五 禮記卷五

